

二学士上，而与青田（刘基）比肩”。如果单就直言抨击元朝弊政而言，姚珏这篇文字所表露的锋芒在《诚意伯文集》中亦难找见，更不要说《宋文宪公全集》和《王忠文公集》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

## 《徐坊和他的归朴堂藏书》补正

沙嘉孙同志《徐坊和他的归朴堂藏书》（《文献》1987年第3期）一文，说“1916年到1926年，徐坊死后的十年中，他的全部藏书还保存完好。”与笔者所见有出入。一，在徐坊生前，其藏书就一度散失，沙文没有提及。李盛铎《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》记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《周礼注》下云：“频闻庚子（1900年）之役梧生书有散失，余与梧生不时晤，亦未以此事质之。今岁重阳前三日，抱存（袁克文）走俾相告，谓得宋本《周礼》，展观之，即梧生故物。乙卯（1915年）重九日。”庚子之役指八国联军攻陷京师，徐坊扈从两宫至西安，其京寓藏书在此时有散失。二，徐坊寄籍于河北定兴，所以他的藏书分藏于定兴和京师两处，沙文也没有提及。京寓所藏多珍善本，徐故后归其长婿参议院议员史宝安，在1916—1926年间就已有散出，流入坊贾和藏书家手中。傅增湘在癸亥（1923）、乙丑（1925）年就收藏了徐坊的《乐全先生文集》（旧写本）、《前汉纪》（明刊本）、《忠文王纪事实录》（宋刊本）、《汉隽》（宋刊本）、《致堂胡先生斐然集》（旧写本）等书（见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1152、246、359、522、1223页），除了沙文所提到的傅增湘外，当时另有一大藏家李盛铎的木樨轩也收进了不少徐坊的藏书。其藏于定兴之书，1927年后散出，傅增湘致张元济札云：“徐氏书在定兴所存全售出，得四万六千元，书已到京。然暂不出售，闻拟一总收买者方议价。”（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1927年6月30日）后由北京文奎堂书店、待求书店、孔群书店、宝文书局四家合股收购，分别散售。

另，沙文中提及的明刊许氏校本《大戴礼记》护页上徐坊的题记“壬子（1852）春，坊记。”少算了一个甲子，壬子当是1912年，方与徐氏年代相符。

• 刘汉忠 •